

日落

曹明霞 / 著

呼唤

Sunset Huan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日落

呼兰

Sunset Hulan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落呼兰 / 曹明霞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5033-2424-6

I. ①日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6334 号

书 名: 日落呼兰

作 者: 曹明霞

责任编辑: 杨潍虹

封面设计: 李 戎

责任校对: 陆 一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65 千字

印 张: 7.625

版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424-6

定 价: 20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1
第三章	039
第四章	070
第五章	094
第六章	118
第七章	143
第八章	162
第九章	177
第十章	193
第十一章	204
第十二章	214
第十三章	226
第十四章	231

第一章

1

庆山早晨起来,发现南炕上的三婶子已经戳在那儿抽烟了,长烟袋,烟袋杆儿比胳膊长,架在她的食指和中指间,还叠着粽子样的小脚当支架,吧嗒吧嗒——烟袋锅儿在她的吧嗒声中,一明一灭。庆山恭顺地叫了声三婶,三婶子用嗓子里的一呼噜作了回答。庆山从小没爹娘,在三叔家长大,对爹娘的疼爱基本没有概念,倒是三婶子的铜头儿烟袋锅,让他记忆深刻,每刨一下子,够他弯着背喘上半天。庆山就是在铜烟袋锅儿的威力下成长为一名好劳力的。

这是民国二十年(1931年),庆山十四岁。

庆山把两只没有袜子的脚落进筐篮般的大靰鞡里(东北的一种草鞋),更生布的棉衣,在庆山的汗水中湿了干干了湿,已经有铁皮的硬度。庆山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来干活,一家老少挤在南北两铺大火炕上,南北炕,是满族人的习俗,汉人用了,也觉得冬天又省柴又取暖。

三婶子咳嗽了一声,庆山知道三婶子有吩咐了。庆山在三婶子面前非常有眼力见儿,三婶那只眇目,左右一晃,庆山就能把她看



过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；三婶子一咳嗽，庆山就知道三婶子是叫他，有话说。三婶子呼噜出一口痰，吐到地上，炕前是泥土，痰渍入内即没。庆山又恭顺地叫了声三婶，三婶子才慢悠悠地说：“山子啊，烟叶子快没了，回来给婶子捎一捆，有那烟膏子，也别忘了给我整点儿。”

“烟膏子”即是福寿膏，老百姓叫它大烟膏子。在东北，铁山包，南绠河这片儿人家，有钱的没钱的，穷人富人，家里都断不了“烟膏子”。病了吃它，止疼；没病吃它，好受。富人长年用烟枪，抽大烟泡儿。三婶子平时只抽黄烟，烟袋锅儿里加一点膏子，只有小米粒儿那么一点儿，就给劲儿。可就是这一点儿小米粒儿，也架不住天长日久，小米粒儿的流量，让三婶子家四壁空空。

庆山两手交错，刚拿到手上的那根扁担，在他的合握交错中，来回滚。家里一吊钱都没有了，拿什么去整烟叶子和烟膏子啊？

“先赊着，年底一起算。”三婶子在黑暗中给了他主意。

三叔家的院落很大，这还是庆山的父亲留下的。庆山的爷爷、太爷那辈儿，当年来东北开荒，那时的黑土地无人烟，随便圈，想开多大开多大，怕的是你不肯出力流汗。到了庆山父亲这辈儿，已建得正房三大间，东西厢房各两边，操场样无边的院落，可种菜，可放养。庆山的父亲非常能干，他把园子种上了粮食，院内养了鸡鸭，房屋的四周由最初的柳条围栏，慢慢换成了整齐高大的木栅板，无论从远从近看，都是个殷实正经的人家了。

等三叔接手后，开始，他也算勤快，有了老婆孩子，但渐渐的，酒瘾让他懒惰，一年四季地喝。男人喝，女人抽，庆山再能干，家里也始终穷得叮当响。慢慢的，他们的家园，木栅板又变回了柳条枝

儿,柳条枝儿在冬天里当柴烧了,家园边界只能以透透迤迤的小草棵来代替了。场地还是那片场地,院落还是那块院落,两边的厢房朽为土丘,鸡鸭冬天蹲在上面晒太阳,正房也越来越歪,是庆山的一把好力气,又把它们修正了。庆山像极了他的父亲,从早到晚不停歇,把那些小草棵边界,用泥拉禾加晒好的土坯,垒成围墙。这个大院,又有个大院的样子了,三叔开起了大车店,骡马驴牛,拉山人的狗爬犁,只要不嫌弃,他都招。骡马由庆山天天喂,车老板子(赶大车的把式在东北叫车老板子)们的饭食,也由庆山一并解决。

车老板子于德林他们,平时就住在马架子(用木头撮起的一种大窝棚)里,冬天冷夏天热,没有窗户,人平时在里面基本是坐着或躺着,直不起腰。但车老板子们皮实,他们说牲口不受屈就行,人扛造。庆山给他们喂牲口的尽心,让他们都看在眼里,特别信任庆山这家人,周围又陆续开了几家,他们都不去,说就住三叔这儿了,人家实在。

三叔对车老板子于德林也高看,说他“说人话还不往柴火堆里拉屎”,这是三叔对人的最高评价了。三叔家的茅房在院子的东北角,很远,这些人半夜起来,又黑又冷,很多车老板子就近在柴火垛后面方便了,冬天还好,什么都是硬的,夏天,抱柴烧火的人看不见就很惨。三叔觉得这些人天南地北,什么鸟儿都有,要求不能太高。于老板子和张立本,是让三叔省心的人,店钱不赊不欠,到时候就给。有时说的那话,听着叫人佩服,也舒服。他们经常来到三叔的南炕上,几个老哥们儿,和三叔对着喝上两盅儿。人家也不白喝,总是揣包牛肉、烧鸡啥的。穷得叮当响的三叔,只有他们来了才解解嘴馋。据于德林自己说,他是山东人,和母亲逃荒跑过来的。他跟张立本是老乡。



三叔听口音觉得张立本像河北人，河北和山东，算的哪门子老乡呢？

庆山铡草，喂牲口，他把细料常常先喂给那匹骡子，于德林的骡子比马还漂亮，毛儿好，个头也大，咳打得带着精气神儿，空气都震得发颤。庆山也不虐待瘦驴老马们，还有那条大黑狗，大黑狗的主人就是张立本，张立本性格根本不像“山东棒子”，既不倔，也不直，他有什么话都试探着说，哪人跟哪人闹不和了，他能婉转地开导。他的大黑狗跟他一样，都不讨人烦，乖巧，懂事，有眼色，庆山每次喂它，它都充满感激地猛摇尾巴，还用头脸来庆山的裤角蹭，用身子拥。庆山从多襄井家干活回来，如果有剩菜剩饭，啃过的骨头，他都喂给这条大黑狗。大黑狗不白喂，白天跟张立本上山拉爬犁，晚上帮庆山家看家护院。

看庆山起来干活，大黑狗就冲出窝棚前前后后地跟着，用嘴碰碰庆山筐篮一般的大棉靸，又用尾巴打两下庆山铁皮一样的更生布棉袄，意思是有我呢，你一个人干活不孤单。庆山拿手到它头上捋两捋，大黑狗就满足了，一个高儿蹿很远，去大门口了。一个人抄着袖口走进来，狗皮帽子和黑棉袄上全是白霜，大黑狗吠两声，那人说老黑，老子都不认识了？看于德林又比自己起得早，庆山纳闷儿，他叫了声于叔，就低头继续干活了。于大叔总是起早贪晚，谁家拉脚也用不着总是半夜呀。于叔撸了一下庆山的后脑勺，说你小子勤快，天天起这么早。庆山捂着这分呢爱，心想你比我更勤快，勤快得都不像个车老板子了。

院里的活儿干完，天已大亮了，庆山抱着一捆柴火进屋点火做饭。三叔蹲在灶口，二钱的小酒盅儿捏在他手里像一枚棋子儿，没

有就酒的菜,左手捏着一粒儿盐,右手酒盅儿,喝一口,嘬一下。无论是喝还是嘬,都发出“滋儿”的一声。

庆山不敢怠慢三婶,在三叔面前,倒是可以撒撒憨。看见三叔也不叫,里里外外生火添水。三叔趑趄酒瓶子,说山子,该给叔装酒了。

庆山嗯了一声,一直到他出来进去把锅里的饭食一应弄妥了,才蹲过来,抓起酒瓶晃了晃,里面的酒不够一口。庆山说:“三叔,三婶让我整膏子,你让我装酒,咱家连一吊钱都没有了,你让我拿手指头去整啊?”说着抢过三叔的盐粒儿,扔到锅里,“连菜都多少天没咸淡儿了。”

“你个小王八犊子”,三叔的巴掌举起来,庆山不躲,三叔的巴掌从来没有落下过,这个庆山有数儿。有一次他跟弟弟庆林庆路抢什么东西,碗都打碎了,三叔心疼那只碗,可巴掌最后落到了自己的大腿上。倒是三婶的烟袋锅子刨得挺及时,给他和庆林各赏一下,庆路是她老儿子,舍不得下手,庆林那一下,也纯是表演不偏心,实际上,庆林那一下比庆山轻得多,因为庆林比他先喘过气儿来,跑了。庆山则弯在那里,好半天才呼吸匀了,能喘上气儿了。三叔狠狠剜了三婶子一眼,说都是半大孩子,你想刨死他们吗?!

三叔的脾气也是大的,只是他不忍心打这个没爹娘的孩子。如果落到庆林庆路身上,他的巴掌如铁饼,打哪儿算哪儿,庆林的鼻子流血,庆路眼冒金星,那都是常有的事。

庆山说:“三叔,你再忍几天,忍几天。月底,我就能发劳金了,发了劳金我马上给你装酒,装两瓶子,让你可够儿喝。”

三叔翻翻眼,算:“月底?月底还得小十天呢,你小子想馋死我呀!”



庆山白天给日本人多襄井家帮佣，主要是挑水。多襄井家开酒坊，卖的是日本的清酒，用的是中国的原料。庆山打小练就的干活功夫深得多襄井欢心，多襄井多次对他伸大拇指，说：“支那人，你的，这个！那些人，不行。”

“那些人”主要是指三叔三婶，多襄井有一次突然来庆山家找庆山，当他看到冰冷的屋内南北大炕上，一个在抽大烟袋，一个喝小酒，他退出来，连连晃头说：“山，你的，可惜了。他们，是吸血鬼，你的，养不起他们的。”

三叔又说：“要不，山子，你去日本子那儿给我赊一桶？”

庆山站起来后退了几步，这可有点异想天开。庆山想。多襄井跟中国人不一样，他不担一点赊欠的风险。庆山第一次跟他说赊，他瞪大了眼睛，看了半天，说：“你们支那人，不好，给不起钱，还要喝，真不知害臊。”他伸了小拇指。

当时庆山热到了耳根。他也跟多襄井比画，说在他们铁骊镇，南绥这边儿，家里没钱是常事儿，互相赊着，都跑不了，年底一结就清了。要不怎么叫邻居呢。

多襄井摇头，不同意，你们支那人，就知道喝酒，抽膏子，支那人完了。说完，没有赊给他，而是送给了他一瓶，告诉他，就这一次，以后，别开这个口了。白给他三叔一瓶，完全是看庆山诚实能干，是赏给他家的。说完，让人提来酒，那个提酒的听懂了多襄井的话，眼里全是鄙夷，像打发要饭的。庆山没有接酒，他满含屈辱，退出去干活了。下决心再也不丢这个脸了。

这倒激起了多襄井的施舍欲，他比划着说，你们支那人，若都像你这样，肯干，就好了。午饭时，他请庆山留下来，跟他一起喝酒，他说你已经是小伙子了，可以喝酒了，冬天暖身，夏天添力气。你三

叔,告诉他不要喝了,光喝酒不干活,这样的人,活着没什么意思。多襄井又伸出了小拇指。

庆山不愿意多襄井这样比画他的三叔,那天他活也不干了,更没喝酒,一声不吭地,跑回了家。回到自己家,闷坐下来,也是一声不吭。

后来是多襄井的女人千惠提了酒、肉,还有日本寿司,来庆山家串门,看望三叔婶,庆山才回去继续帮佣。多襄井知道,十里八乡都找不到庆山这么能干的小伙子了。就是他两个弟弟,跟他比都是天上地下。

三叔说:“他奶奶的,小日本子的脑袋让门挤了,驴踢了,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,各路。能送给咱们酒,不赊酒,真他奶奶的怪,跟咱中国人俩脾气。”说着,捏摸了半天,从兜里捏出一吊钱来:“山子,钱,三叔有,但这钱是叔攒着给你说媳妇的,我哥没了,叔不能对不住你,要给你成家立业,过日子呢。”

“成家立业?你趁个啥呀?!”三婶子拎着烟袋锅儿走出来,三婶子最怕花钱了,要是给山子成家立业,那得多少钱?三婶说,“老洪啊,洪福海,你这辈子最大的能耐就是吹牛,老母猪拱地,嘴儿好,全凭嘴儿。跟你大哥一个样。”

三叔的大哥是风水先生,一年到头抱个罗盘,给人看祖坟,吃的是嘴上饭。

庆山抓了个板凳让三婶坐下,三婶小脚,站不牢。三婶子满意地嗯了一声,说行,山子不白养,比我那俩白眼儿狼强。这时候,还在被窝儿里的庆林庆路冲了出来,他们一定是被窝里憋不住尿了,天冷,起来也是冷,就赖在被窝儿里熬时光。提着裤腰,光脚向外跑,那是打算回来继续被窝儿里取暖。



玉敏也起来了，她两只小手抱着脑袋，喀吃喀吃地挠。人穷，虱子却疯长。庆林回来时路过锅台想伸手去拿灶上的饼子，三婶一烟锅子刨过去，止住了庆林的手。三婶说看这一个一个的，就知吃，都是白吃饱儿，随你们老洪家的根儿！

三叔不愿意听，一口痰吐进了灶坑。

早饭，清汤寡水，三合面的饼子难以下咽，三婶抱怨说嫁了你们家，我是瞎了眼。你大哥每次在这儿白吃白喝半年，走时都说看风水挣了钱，拿回来。可他山南海北走了一溜十三遭儿，有了钱只顾自己抹油嘴，从没见过他拿回半吊钱来！

“你可不眼瞎嘛，不瞎能嫁给我？”三叔嘴里塞着饼子说。

三婶当姑娘时就眇一目，个子到苗苗条条的；三叔又瘦又矮，还一脸麻子，还带着个没爹娘的侄儿，三婶嫁他，算两不嫌，两将就。

三婶说：“天天装神弄鬼，咋没见你哥把你们老洪家的风水给看旺起来？”

三叔生气了，三叔一生气，脸上的麻子都生气，一粒粒立起来，带着煞气。他的生活中有两样不能容忍，一是说他侄儿，二是说他大哥。提到这两人，是碰三叔的肋骨呢。三叔的麻子一立，三婶就知道该闭嘴了，不然，三叔的碗或筷子，那可不是吃素的。有一次把一支筷子掷向她，鏖一样插进了三婶的后脑勺，好在那时她年轻，后面梳着大大的盘髻。

2

方方的大井台，四面全是冰，庆山挑的一对大木桶上，冰溜儿

像挂溢着的白蜡。桶自重,就有几十斤,庆山挑起它们毫不费力。井台口,被冰溜儿冻得越来越小了,四面呈放射状冻成了一面坡。冬天里,打水非常危险。庆山有技巧,他踢活了两块小木板,把它们翻个个儿,踩着另一面,就不滑了。然后他前腿弓,后腿绷,闪着身子去摇辘轳,这样闪着,是防人扎进井里。

贾永堂家的小满桌儿,也来打水了。她才十岁,只能用胳膊转动一小桶水。她远远地叫了一声庆山哥,庆山接过她的桶,先给她摇了一斗儿,一斗儿水倒她的小木桶里就灌满了。满桌儿不急着想走,庆山打第二桶的时候,她还帮着往前推。庆山说满桌儿快回去吧,你妈等你时间长了该骂你了。满桌儿用一拧身子来表明她不怕,她坚持等庆山打满两大桶,挑起来,她才跟在后面一起走。

路上滴水成冰,十四岁的少年洪庆山在两大桶水的压力下身体像柳条枝儿,摇来摆去。满桌儿喜欢看庆山哥挑水的样子,那还不算宽阔的后背,她怎么都看不够。她还喜欢踩着他滴滴嗒嗒木桶荡漾出的水线上行走,漾出的水瞬间就结成了冰碴儿,踩在上面,像踩碎玻璃,有声响。满桌儿天天都掐着庆山来打水的时间,庆山几时打水,她就几时到。满桌儿认为她跟庆山哥同命,庆山被十里八村的人说“命硬”,妨爹妈。满桌儿自打记事儿起,也被人说“命硬”,长大了找不到婆家,满桌儿觉得庆山哥会要她。

庆山说:“满桌儿,过会儿我去你家赊点烟。”

“啥烟?烟膏子还是烟叶子?”

“能赊出啥就拿啥。”

满桌儿的妈妈金吉花是开小卖铺的,黄烟,辣白菜,臭豆腐,冥纸,还有棉手套和棉胶鞋,油盐酱醋,什么都卖。只有大烟膏子是暗藏着的,不明卖。有时谁家的小孩子肚子疼了,满地打滚儿,救人



命,她也白给。那烟膏子也怪,挖上那么一手指头,给孩子吃下去,顿时就不疼了,治病。

满桌儿小跑上来两步,说:“庆山哥,不用賒,等我趁我妈不注意,给你拿一捆。是三婶子要吧?”

庆山咧了下嘴,苦笑。满桌儿的妈妈管三婶就叫三婶子,她应该叫三奶奶,可是她小小的年纪偏偏有自己的主意,以为这样叫了,她未来就是庆山的人了,三婶子会当她的婆婆。庆山说别,那可不行,你妈知道了,还不打死你。

“打死我我也不怕。”满桌儿说。

满桌儿是阴历七月十五生的,还赶在了半夜,正是鬼托生的时辰。当地人把七月十五当鬼节,鬼托生人的日子。每年放河灯,就是让那些死去的鬼魂,借着河灯,早点转回人间。满桌儿的出生,让她母亲狐疑:这丫头,是哪个冤死鬼借魂还到我家了呢?满桌儿长大了,母亲金吉花不喜欢她,总是说你这个鬼丫头,不定是哪家的讨债鬼,长大了也不一定有人家儿敢要。

庆山哥是要账鬼,邻居都说他是要账鬼转世,一出生就要了他娘的命。母亲说自己是讨债的鬼,要账和讨债,就是一对儿。长大了能跟庆山哥过日子,成一家人,满桌儿一想就觉得心里欢喜,踏实。

为什么这样想呢,满桌儿觉得这世上,庆山哥对她最好,比爹娘对她都好。满桌儿第一次来打水,小小的个子站在井台儿上,辘轳把在她手里还合不过来,庆山看见,惊恐地冲上来,说满桌儿你这么小,还没有井把儿沉,把你自己摇下去咋办?说着抢过来就帮她摇,还告诉她以后我来帮你打。

庆山没有问她为什么她两个哥哥都不来摇水,让这么小的妹妹来摇。金吉花拿两个儿子当眼珠,却拿满桌儿当丫头使,左邻右

舍都知道。金吉花是朝鲜人,重男轻女比中国人还甚。她给大儿子起名中朝,二儿子起名中苏,后来不久又改叫中满,到了满桌儿这,才第三个,她就不想生了,叫了满桌儿。她还说生那么多孩子没意思,乱世道,有两个儿子能当顶梁,就行了。丫头没用,早晚是人家的,养了也是白养。

水的重量使满桌儿仄着身子,她说:“庆山哥,你不敢要哇?我娘看不见,我拿了没事的。”

庆山说:“不行,你娘心里有数儿着呢。”庆山平时常听三婶说,金吉花是这一带最会算计的女人,如果能把脑袋揪下来,她都能数出自己的头发是多少根儿。谁也别想白占她家的便宜。

满桌儿仰着脸望,小鼻子上都浸出了汗。庆山知道她的心思,说:“确实不行,满桌儿,你娘吵起来了,不是咱们俩的事,我三叔三婶,也跟着上火,到那时,就只好收拾了。还是我干完活去你家赔吧,你妈能赔给我就行。”

满桌儿脑袋低下来,她觉得母亲不会赔给他,因为昨天她还听母亲说,以后谁也别想再欠账了,这乱世道,有今天没明天的,欠来赔去,不定给谁倒了宽绰。年头儿不行了。

“过一会儿我去你家找玉敏玩‘绰嘎拉哈’行吗?”满桌儿为自己帮不上忙而歉意,又想出了新主意。她说着一只手去掏她的兜儿,里面有一对磨好了的新鲜羊嘎拉哈,“嘎拉哈”是动物蹄关节的一对轴,满族人的叫法,羊嘎拉哈小而精致,只有拇指盖儿般大小,已被打磨得光滑可爱。绰嘎拉哈游戏也是满族姑娘发明的,冬天里,冻得出不去屋,一帮大姑娘、小媳妇,围在火炕上,她们都有撒腿坐卧的蛤蟆功,几个人围一圈,手中握有沙包,向上一抛,在沙包下落的过程中,迅速抓摸到所有图案相同的嘎拉哈,嘎拉哈有猪



的,有羊的,还有牛的,大小不等,要在接住沙包前,不碰其余,把这些全部捧到怀里。短短几十秒,眼睛不看,全凭着抓摸,是很要功夫的。最后,谁抓得多,谁就算赢。

绰嘎拉哈是一种富裕人家的游戏,杀猪宰羊,穷人家几年都凑不齐一副,满桌儿的父亲贾永堂是甲长。满桌儿有这玩艺儿,去谁家都受欢迎,尤其崔老大崔老二家,艳波是崔老大的姑娘,大胖是崔老二的儿子,十几岁的姑娘小子,大冬天里没别的游戏,绰嘎拉哈,乐趣比得上过年。可是满桌儿很有架儿,她轻易不答应他们,尤其艳波,她看出艳波也常常趁庆山打水时,来打水,那点小心思,谁不知道哇。满桌儿心里哼。她觉得庆山哥只属于她一人。对心上人无以为表,满桌儿捏着两枚美好的小羊嘎拉哈,说庆山哥我喜欢跟玉敏玩。

庆山为她这分讨好,胸中涌过一股暖意。一个才十岁的小姑娘,这个抬着脸跟他说话的小妹妹,每天瞪着晶亮的眼睛,向他示好,跟他友善,就是因为他帮过她打水,照顾了她。自己的堂妹玉敏,每天脸都洗不净,满头的虱子,崔老大家的两姑娘换小子艳波和换弟兄艳萍,都不跟她玩儿,即使玉敏凑上去,她们也嫌恶地走开。现在满桌儿一再说喜欢找玉敏玩,还带着她的宝贝嘎拉哈,庆山知道这是满桌儿有情义,在回报他。

3

太阳升起来了,没什么温度,像一片儿白萝卜。铁山包的冬天就是这么冷。庆林光着脚,冰天雪地,他光着脚奔跑的速度如离弦之箭,他在追逐着牛粪,刚刚屙出的牛粪,还热乎,庆林跑上去,就

把两只脚插在牛粪里,暖和暖和。有一泡牛屎太稀了,这使跑着跑着刹不住车的庆林出溜一下子,滑出了老远,撅着屁股躬着腰刹车,才稳当地停好。冲后面的同样没鞋的弟弟庆路招手:“过来呀,快过来,这个热乎,还大,咱俩一起暖。”

两个儿子都没鞋,三叔认为这两个光吃饭不干活的半大小子,没鞋也罢,有了鞋,不定淘上天呢。这没有鞋,大冬天的还不老实儿地在炕上呆着呢,有了鞋,还不蹿天入地,上房揭瓦?

庆林庆路倒不揭瓦,他们上房,上树,钻山,掏鸟窝,抓草蛇,或逮只野鸡,弄什么,都是为了点把火烧熟了填肚子,也算尝尝荤了。一般的时候,出外打野食儿,庆林负责侦察,奔跑,庆路射杀。庆路手里有一柄自制的弹弓,树杈当柄,胶胎为簧,弹性十足,百发百中。夏天的时候庆林曾指着一片树叶,让庆路:“老弟,打那儿。”

庆路弓起叶落。那枚掉落的叶子在阳光的缝隙中亮如一片鱼鳞。

庆林佩服得直嘶气,说:“老弟你快能当神炮了。”

“神炮”在当地是指土匪,土匪帮里的神枪手,枪法好。

庆路说:“我要当了神炮,咱爹还不吊起来打我。”

庆林说:“我看张老板子像神炮,上回他用猎枪打一只鸟儿,正飞着,鸟儿毛都打飞了。咱爹也猜他在胡子里当过神炮。”

“哥,咱爹不是说不让咱们在外边瞎说吗?世道乱,说不好惹惹祸。”

“这哪有外人?这我还不知道。”庆林说。

今天,他俩跑出来,早饭一碗稀粥,一泡尿肚子里就空了,天冷,肚里再没食儿,趴在炕上更受煎熬。庆林说:“出来打只野鸡最好了,一落雪,谷子全没了,野鸡会跑到山边来找吃的,准好打。”